

淝水岸畔的冬天

平桥区 朱跃杰

一

立冬了，我伫立在淝河岸畔，抬眼望去，远处郁郁葱葱的雷山，虽还是青翠的，却也染上了斑驳的色彩。山上的茶园，一层挨着一层，虽还是碧绿的，却失去了往日的精神。头顶上的天空是蓝的，云是白的。

立冬后的这几日，天气一直很好，日光是金色的，一群歌唱爱好者，聚集在岸畔的长廊下，随着音乐响起，一首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……”，这久违的老歌，在耳边飘荡。

冬天渐渐近了，岸畔的小草转黄了，躲在草丛中的蒲公英，带着毛茸茸的种子，随风飘舞，我采上一朵，用力吹上一口气，蒲公英就极不情愿地四处散去，这是在向秋天告别吗？

两岸的树木，前些日子还是花红柳绿；转眼间，地上的落叶俯视图可见，有黄的，也有枯黄的；有红的，也有半红的。我随手拾起一片红叶，准备回去夹在书本里。

一排排垂柳，几尽落叶，只有光秃秃的柳枝，还在随风摇摆；平

桥公园中的几棵银杏树，也渐渐染成金黄色，与旁边的冬青树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天然的油画。前来玩耍的游人，纷纷在这里打卡拍照，似乎要挽留这初冬的美景。

几棵高大的柿子树，树叶已经落光，低矮处的柿子已无踪迹，在赤裸裸的树顶上，还有几棵顽皮的柿子，依旧傲然在上，像高高挂起的红灯笼，惹得人们口水直流。这被人遗忘的果实，似乎在迎接冬天的到来，也是送给冬天的最好礼物。

二

下雪了。

“小雪，大雪，必定有雪。”这句老话还挺灵。

雪降落在淝河岸畔。

雪降落在平山塔，降落在平桥公园，降落在琵琶台，降落在龟山亭，降落在茗阳阁，降落在……

雪，在天上欢舞，飘飘然然，从高空而降下。你看呵，多像垂柳上四处欢腾的柳絮，像蒲公英随风飞扬的绒毛，更像一片片从天而降的鹅毛。

雪，笼罩着淝河岸畔，给楼台

亭阁涂抹一层白色，有的浓墨重彩，有的轻描淡写；有的如一幅七彩油画，还有的则如一张白纸。“银装蔬果，分外妖娆。”这就是雪的魅力所在。

走在松软的雪地里，身后留下长长的脚印，不一会儿，脚印又被白雪覆盖。往日河边翱翔的鹭鹭，也不知去哪了，或许此时已飞到南方过冬了罢。

不怕冷的摄影爱好者，趁着难得的大雪天气，背着长枪短炮，来拍美丽的淝河雪景。还有一对年轻人，或许是准备结婚的新人，窈窕美丽的淑女，拖着长长的红色裙子，和她英俊潇洒的恋人，在雪景里留下青春洋溢的婚纱照，热恋的人就是不怕冷。

不怕冷的还有孩子们，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挡不住他们好奇的童心。在平桥园的小广场，有几个孩子在堆雪人，小手冻得如红萝卜一般，却一铲又一铲地，认真地堆起来。你塑一个头部，我铲出一个身子，用石子当眼睛，用枯枝做鼻子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有模有样的雪人，就隆重推出。孩子们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在孩子们眼里，这冰冷的雪，也不过是他们堆雪人的材料罢了。

三

早晨，风停了，雪歇了。淝河岸

畔树林里，枯草旁，屋顶上，都披着一层白雪。

远处的雷山披着白雪，平山塔披着白雪，河洲榭披着白雪，琵琶桥披着白雪。就连那高大的垂柳树，它的树干、树枝上都披着一层白雪。

我在岸畔漫步，偶见在雪中傲放的梅花，有红的，也有淡红的，红梅花上依附着白雪，半是红亦半是白，在这冬季里格外显眼。此刻我忽然想起一些古典山水画，我曾在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书画展厅，看见一幅幅“雪梅图”，在大雪纷飞的季节，披雪的梅枝上，绽放一朵朵梅花。由此想到宋代诗人卢梅坡的《雪梅》，其中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不是这雪中梅花的真实写照吗？

雪停了，猫冬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淝河两岸又多了一些垂钓者，他们坐在小马扎上，不顾寒冷，一个个伸出长长的鱼竿，静坐在岸边，等待鱼儿上钩。

我看见淝河中，照耀着平山塔的血影；我看见淝水中，倒映琵琶桥的雪影；我看见淝水中，一个发光的小鱼，缓缓地像鱼钩移动，眼见就要上钩，忽然又转身游走了。

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春天还远吗？

冬 青 树

光山县 李胜志

一场大雪落下
我依然春风得意
一只蝴蝶
像一枚勋章
别在了我的胸前

我骄傲
我不属于冬天
也不属于夏天
我属于我
我属于另一个季节

昨夜的风
一直抱着我摇摆
天亮之后
我们一起笑
笑那些路过这里
匆匆忙忙赶路人

食荠在春

高 英

在街头遇到一位推着三轮车卖菜的妇人，无意中的一瞥，竟然发现车上有一篮子翠绿、肥嫩的荠菜，大喜，立刻买一袋回家。

择菜，去根，清洗，焯水，细细切碎，加香油、蒜碎、姜末、味精等调味，这道凉拌荠菜竟成了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。

品味着荠菜的甘美，不禁想起小时候挖荠菜的往事——

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村里。早春时节，星期天，吃罢早饭，母亲宣布带我们去挖荠菜，我们立刻欢呼雀跃，这意味着可以吃到美味的荠菜馅儿饺子了。

那里的荠菜很多，田边，地头，甚至路旁，随处可见荠菜的身影，但母亲更喜欢带我们到少有人去的山野挖荠菜，山野里的荠菜更多更鲜更嫩。不多功夫，我们就挖了满满一篮子。提回家清洗干净，放在竹筛里滤水，母亲就开

始和面、擀面，将擀得又大又薄的面片切成大小适中的饺子叶，然后烧锅加油炒鸡蛋碎，再把滤干水的荠菜切碎放入盆中，将鸡蛋碎倒进去，先加食用油搅拌均匀，以便锁住荠菜的水分，再加五香粉、葱花、酱油、精盐等调味，一盆香味扑鼻、金黄翠绿的饺子馅儿就做好了。

馋涎欲滴的我们不等母亲下令，早就洗干净手等在桌旁，只等母亲把饺子馅儿调好，就开始包饺子，而父亲也自觉去洗锅烧水，只待饺子下锅。

饺子熟了，急切地用筷子夹起来，放在嘴边吹几下，一口咬去，荠菜的清香和鸡蛋的浓香即刻俘获味蕾，筷子就像施了魔法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荠菜，也叫地米菜、地丁菜，十字花科植物，有悠久的食用历史。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”《诗

经·谷风》的这句诗便是最好的例证。荠菜味美，清代薛宝辰在《素食说略》中说：“荠菜为野蕮之上品，煮粥作齏，特为清永。”就连好美食的苏轼也赋诗称道：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陆游也对荠菜极尽赞美之词：“残雪初消荠满园，糝羹珍美胜羔豚。”

荠菜是药食同源的野菜，《本草纲目》释名为护生草，有“利肝和中，明目益胃”之效，故有民谚“春食荠菜岁无灾”。

其实，人们喜食荠菜，不仅因其味美和药用价值，还在于她可贵的精神品质。荠菜生于严冬、茂于早春，被人们誉为“报春菜”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辛弃疾此诗艺术地表现了荠菜不惧寒冷、率先报春的特点。

作为早春野菜珍品，荠菜像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，从久远的《诗经》里走出来，摇曳着丽影，散发着清芬，让人们在春野的馈赠中体味人间烟火的醇厚，在绵延不绝的药食文化里享受诗意的清欢。